

# 記錄詩人們的 音容笑貌

##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劃之緣起

### 參加「北台灣文學營」時的發想

應該是2000年的冬天吧，我的劇情電影「破輪胎」的公開放映正面撞上921大地震後的一年左右，在一場綿綿不止的寒冷雨霧中，我受了居住於高雄的作家張德本的誠懇邀約，前往當時正於汐止山上舉行的「北台灣文學營」。張先生是駐營講師，講授電影與文學，而我對其他的講師與學員來說，只是個突如其來的訪客。張德本因為曾經評論過我的電影而相識，他的力邀，使得我期待能與他在似乎與世隔離的迷茫山間闊談電影，而那時的我，正陷入於電影創作低潮與財務嚴重拮据交相糾纏的困難時刻。

不過，那一場相會並沒有激起任何電影討論，倒是讓我遇上不少作家前輩。在待了好一陣子之後，我無意間注意到所有的講師居然多是詩人，言談之間竟也聽到他們透露了對文學前景的不安感到無奈。也許電視、網路、電子通訊、線上遊戲等等的迅速發展，逐漸曲折了學員的精神生活與職業路途的選擇，讓講師們感受到文學教育的艱難；也許文字出版的傳播因相似理由，或文壇過度重視小說，而導致詩的發表版圖逐日萎縮，詩創作日益辛苦。這讓我突然想到，為何不能將詩「影音化」呢？正當在課間休息的李魁賢與張德本聽了，竟然給了我熱烈的回應，令我此後為了這個自己臨時起意的點子認真地思索了好久好久。

## 八〇年代末期前成熟詩人的鄉音

詩到底如何影音化？我們又該依循什麼邏輯製作詩人的影音呢？我觀察在我面前的張德本當時已過半百，是外省第二代，因生長並長期居在高雄而講得一口流利的下港腔台（閩南）語，他以國（華）語寫詩，讀來有著揮之不去的本地音感；李魁賢年事更高，保留淡水三芝附近清晰的頂港調；而同輩的杜潘芳格長年以客語創作，則保留著北台灣四縣客家的文化聲響。想著那時候常常出現於詩歌朗誦節慶的管管，更是字正腔圓如假包換的山東鄉音，不用說，眾所熟悉的蓉子、羅門、張默、商禽等人也都自然地流露著各自的音色。這些八〇年代末期以前成熟詩人的聲音，都具有濃厚的家鄉質地，比起受電視、網路、電子通訊、線上遊戲深刻影響，而變得觀念接近、發音統一、個人色彩淡薄的新一代，的確展露著珍貴的個人與歷史因子。其個人的感動與哀傷，是連動著巨碩無比、揮之不去的時代記憶的。

## 從「作家紀錄片」到「詩人口述歷史錄影」

其實早在作家王昶雄過世之前，我曾三次希望能有機會以錄影方式採訪他，讓王先生談談他的文學世界，可惜均被婉拒，空留一場保存他那迷人音容的期待，而會有如此期待，原因來自更早的發想。那是1993至96年時份，我陸續承接前衛出版社林文欽先生所委託的四部文學家傳記型紀錄片。其中「賴和」一片爲了確認當初賴和先生使用白話文寫作，是否就因此會講北京話，問及他第二代家族與幾位中部高齡作家，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影」（不知道）三個字。其次，另一片「楊達」的年代與我們交匯，其晚年錄影機已經出現，許多人聽過楊達演講，也表示確定看過有人使用業餘錄影機拍攝他演講的場面，不過在該片完成之前只找到短暫的動態影像，一直與珍貴聲音素材無緣一會。

雖然四部台灣作家紀錄片出版之後，又見有電視台委外拍攝「作家身影」，經由電視窗口播放，畢竟，整體的文學影音保存依舊不存在。紀錄片決定該作家被呈現模樣，哪些話被應用於影片中，其餘的終將流失；而多數與紀錄片顏慳一面的作家則全無機會

存聚影音於集體的文學檔案中，即使自己掏腰包做了記錄，也相當有可能散逸於歷史洪流不斷的淘洗之中。於是我才有「口述歷史錄影」與「親讀個人詩作錄影」的思考，思考一種相對永遠的、世世代代都可從中獲取資料的影音文獻的產生。肉身百年，有朝一日重要作家會全數消失，如同過往；隨著時代的更替，許多現在的發音不再被將來的人聽懂，曾經發音正確的也被新生學子認爲嚴重錯誤，我們所使用的辭句變意、語言變音，表達也不復雷同，一切都如此殘酷默默地發生著。我們只希望他（她）們的影音資料可以長存，被一代一代的愛好者、研究者使用，或更重要地說原始影音資料如同文字資料一般，可以一再被重新發現與詮釋，使當代的考古可以成爲永世的寶藏。

## 無愧於時代，向歷史交代

回顧整個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詩創作屬於多數，只因一般讀者普遍喜愛有故事情節的小說文體而使小說家受寵多多，以往紀錄片也因之只拍小說家，報紙與文學雜誌爭相舉辦百萬小說大獎，更是風靡一時，詩人相對寂寞無比。然而，「詩質」是所有文學與藝術的根本，比「戲劇」之於表演藝術更爲高標，詩也是唯一具有音律感受的文學，擁有發聲的絕代質素，是他類文體所無法企及的，加上現代詩已然發展出多元的演繹，豐富了台灣詩歷史的內涵，深入理解個體經驗，必可更真實回味詩藝術與生命的關係。於是，以數位錄影方式，貼身目睹近代詩人的身影，捕捉更多詩人自選詩首的吟哦風華，並親耳聆聽人間詩人自敘身世，終於爲這一項「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定調了。

當然，執行這樣的一件不被認爲是文學或紀錄片創作的事，不見得就必然順利。幸有「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以及「國家台灣文學館」接連支持這構想，才能使影音保存漸次上路。我感激大家能了解此一思惟的長遠意義，也同時激勵自己繼續做下去，如果十年可以留下百位詩人的動態影音，我們應暫時能向歷史有所交代了。